

# 从《碧岩录》看禅对日本古典园林的直接影响

许金生

## 前言

研究中国或日本园林文化时,禅学思想与园林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密切关注的对象。对于中国园林与禅学思想的关系,至今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但传统的主流观点正受到质疑。质疑者认为以往的理解“是建立在对禅学思想思辨化的理解上”,“禅学思想是以扭曲和变形的面目与中国园林发生关系的。”<sup>1</sup>这些新观点定能获得不少人首肯。那么,禅与日本古典园林又是如何发生关系的呢?

从历史上看,日本古代佛寺园林十分发达,江户时代编绘的《都林泉名胜图会》汇总了京都的各大名胜,其中绝大部分为寺庙园林,《日本名庭100选》所载名园约有63所附属于佛寺,《日本园林辞典》附录“国家指定名胜庭园一览”园林约180所,寺庙园林超过90所<sup>2</sup>。寺庙园林占了日本园林的半壁江山,园林在日本与佛寺结缘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日本古代寺庙园林发达的原因十分复杂,僧侣中的“石立僧”在园林的设计、营造以及传承上曾经担任过主角,发挥过巨大作用,便是主要原因之一。有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日本古典园林染上浓郁的佛气也就理所当然的了。

禅宗是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曾流行日本一时,并且对古代日本诸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sup>3</sup>,作为日本文化载体的园林也不会例外。本文拟在简括说明临济宗、《碧岩录》与日本因缘的基础上,考察《碧岩录》对日本古典园林立意、造景、点景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从一个侧面探究禅与日本古典园林的关系。

## 一、临济宗、《碧岩录》与日本的因缘

禅宗早在奈良时代以前就传到了日本,不过,在当时影响十分有限。自荣西禅师1191年入宋归国,开创日本禅宗后,禅宗才开始在日本广泛流传开来。荣西之后,随着大量受禅宗影响的入宋僧的归国和宋末中国禅僧的渡日,禅宗风靡日本,完全压倒其他宗派<sup>4</sup>。传到日本的禅宗又以临济宗发展得最快,镰仓时代的日本24派禅宗中,出于临济宗杨歧法系的有20派,南宋、元、明到日本传法的中国禅师,如兰溪道隆、无学祖元、一山一宁、兀庵普宁、正澄清拙、灵山道隐、明极楚俊、竺仙梵仙、隐元隆琦等宗匠,都是杨歧派的法裔。他们在日本

<sup>1</sup> 乔永强“中国园林与禅学思想”《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七卷第1期,2008年,25页。

<sup>2</sup> 根据西谷恭弘《日本名庭100选》日本秋田书店、1976年,小野健吾《日本园林辞典》岩波书店、2004年统计。

<sup>3</sup> 参见铃木大拙、陶刚译《禅与日本文化》三联书店,1989年。

<sup>4</sup> 村上专精著、杨曾文译《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99年,175页。

弘扬禅宗，法脉隆盛，高徒辈出，影响日本佛坛数代人。

被誉为“禅门第一书”的《碧岩录》的著者宋代禅师圆悟克勤（1063-1135年）正是临济杨岐宗下三传。圆悟禅师平生引领国内七大丛林，地位崇高，宗风远播南北，被誉为“僧中管仲”。《碧岩录》是其根据宋初僧人雪窦重显的《颂古百则》加以评唱而成，文句优美，充满禅机妙语，对参禅悟道启发作用极大，问世后风靡禅林。参禅者将其视为“雾海之南针，夜途之北斗”，朝颂暮习，倍加推崇和珍爱。该书最早流传到日本的时间还有待考证，日本现存最早版本称《碧岩录》“一夜本”，据说是留学中国的道元禅师1227年冬归国前夕，从恩师那里获得，一夜抄成带回。不管怎么说，镰仓、室町时期活跃于日本佛坛的核心人物大多为圆悟禅师的法裔，而对于禅僧来说，祖师的语录是必携之物，比佛典更受重视，《碧岩录》理应早就由他们传入。位列五山的东福寺是日本临济宗本山。该寺14世纪的藏书目录中就有《碧岩录》等禅宗语录，它们大多是东福寺鼻祖圆尔（即圣一国师）1241年从中国携带回国的。这样看来，《碧岩录》能够很早就在日本广为流传，被日本禅僧奉为圣典，收入大正藏经，圆悟禅师潜心编著此书的寺庙昭觉寺被日本禅宗奉为祖庭，也就不足为奇了。

镰仓和室町幕府的将军们基本上都热衷于参禅悟道，禅能够在日本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幕府的倾力支持。《碧岩录》在当时的流布情况，也可以通过其在将军中的影响窥知一二。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足是室町文化黄金期的缔造者。据著名五山禅僧义堂周信《空华日用工夫略集》所载，1382年间足利义满曾多次聆听临济宗高僧太清宗谓讲解《碧岩录》<sup>5</sup>。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则是辉煌的东山文化的创造者，对营造园林十分着迷，在仿西芳寺园林营造东山殿（现在的银阁寺即其一部）时，曾三次在不同的时间与相国寺荫凉轩主议论西芳寺园林构思与《碧岩录》一典故的关系<sup>6</sup>。此时离营造西芳寺园林已经过去一百多年，足利义政仍多次兴趣盎然地谈论此事，想必十分关心《碧岩录》对营造西芳寺园林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足利义政对此书内容相当熟悉。通过以上之例可知，《碧岩录》在当时甚至连最高统治者都热衷于研习，并且熟知其内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无疑进一步推动了《碧岩录》的流布。

禅宗曾经对日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作为“禅门第一书”的《碧岩录》也是如此<sup>7</sup>。其影响之一便是日本古典园林。以下从园林的立意、造景、点景等几个方面考察《碧岩录》的具体影响。

## 二、《碧岩录》与园林的立意

立意就是园林的设计者按照自身的意念，对园林进行整体设计构思，以追求理想中的精神和艺术境界。“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浄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潺潺溪水，如同佛陀的广长舌，彻夜不停地宣说着微妙佛法；葱郁青山，明明白白地呈露着清浄法身。苏轼这一禅味十足的诗句，唱出了禅僧们的心声。日本古代寺庙园林基本上都是僧侣亲手设计营造，在禅僧的心目中，寺中庭园本身也许就是说法的佛身，修行悟道的道场。

<sup>5</sup> 原田正俊“日本中世における禅僧の講義と室町文化”《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2009年，32-40页。

<sup>6</sup> 外山英策《室町时代庭园史》岩波书店，1934年，414页。

<sup>7</sup> 参见原田正俊“日本中世における禅僧の講義と室町文化”《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2号，2009年。

因此，园林的设计营造也贯穿了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曾经给禅宗在京都的发展带来黄金期的临济宗僧侣梦窗疎石便是最典型的代表。梦窗国师早年云游各地，志在烟霞，纵情山水，在各地建寺时总好营造园林，江户时代初期的临济宗名僧泽庵宗彭称其“有庭之癖”。梦窗为何如此钟情于造园？国师曾题偈道：“仁人自是爱山静，智者天然乐水清。莫怪愚蠢玩山水，只图藉此砺精明。”根据国师在《梦中问答》中的说明，这里的“山水”可以理解为园林。国师在《梦中问答》中还强调：“将山水和修道区分开的人不能称为真正的修道者。”<sup>8</sup>那么，偈中的“砺精明”便可以理解为“修道”了。原来梦窗把造园视为“修道”的一部分。

梦窗亲手营造的园林遍布日本各地，其中与《碧岩集》直接有关的便是京都名刹西芳寺。该寺原为净土寺，室町时代初期，梦窗受托主持该寺的复兴。西芳寺便成了其修炼山水的道场。根据以下《碧岩录》第十八则故事，梦窗对寺内园林进行了整体构思。

肃宗皇帝问忠国师：“百年后所须何物？”国师云：“与老僧作个无缝塔。”帝曰：“请师塔样。”国师良久云：“会么？”帝云：“不会。”国师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谳此事，请诏问之。”国师迁化后，帝诏耽源，问：“此意如何？”源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sup>9</sup>

忠国师即唐代著名禅师南阳慧忠，六祖慧能门下五大弟子之一，唐玄德皇帝仰慕其德，赐其天下第一号的国师号。梦窗十分敬重忠国师，根据《梦窗国师年谱》（约1356年）所载，梦窗在“殿南新建一阁，其上安奉水晶宝塔，名曰无缝。塔之中贮如来舍利一万颗。阁之下曰琉璃殿。堂阁僧舍之间廊庑环行，随其地宜缭绕回复，皆备禅观行乐之趣。开清池导伏流。水出岩罅潺潺如洗玉可喜也。白沙之洲怪松之屿，嘉树奇岩间错林立。船泛涟漪馆影水中。天下绝景似非人力所能也。名池曰黄金。船所泊之亭曰合同。又直阁之南北立二亭。南名湘南北名潭北。”园林的立意，为耽源充满禅机的对答下了一个完美的注脚。梦窗此举影响很大，如前所述，甚至百年之后足利义政将军模仿西芳寺园林营造东山殿时，还不断跟禅僧议论此事。

除了西方寺，整个园林的构思受《碧岩录》影响的还有山口县防府市的桂氏石庭。该石庭的立意来自《碧岩录》第九十则之“举”：“

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门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门云：“兔子怀胎。”

圆悟禅师的评是，智门道：“蚌含明月”、“兔子怀胎”，都用中秋意，虽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云门会下尊宿，一句语须具三句。所谓函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恰好，便去险处答这僧话，略露些子锋芒，不妨奇特。虽然恁么，他古人终不去弄光影，只与尔指些路头教人见。”因为“古人意虽不在言句上，争奈答处有深深之旨，……天下禅和子，闹浩浩地商量，未尝有一人梦见在。”这也就成了日后禅门普遍争论的一个公案。雪窦重显因此颂云：“一片虚凝绝谓情，人天从此见空生。蚌含玄兔深深意，曾与禅家作战争。”<sup>10</sup>

桂氏石庭始建于江户时代中期，造园者不明。尽管并非寺庙园林，但桂家第四代忠晴热

<sup>8</sup> 梦窗国师《梦中问答、谷响集》勉诚社，1977年，284页。

<sup>9</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119页。

<sup>10</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518-519页。

衷习禅，深谙禅理，由此可以推断此园的佛缘还是不浅的。受以上公案启发，园主以“蚌含明月”和“兔子怀胎”为主题，在铺满白砂的园内安置了一块方形台石，石上叠L字形山石称“兔石”，象征兔子，又表示上弦之月，即禅所说的“心月孤圆”。以“兔石”为轴心，向右为南庭，向左为东庭。南庭中央置有须弥石，再向右为蓬莱岛、舟石。兔石与须弥石之间所置扁平圆石的便是蚌石。“曾与禅家作战争”的公案在此庭得到了形象的具现。

日本古典园林众多，但直接利用禅宗公案对园林进行整体构思设计并且得到印证的大概也就仅此两例。此足以佐证《碧岩录》对日本古典园林影响之深刻。

### 三、《碧岩录》与园林的点景和冠名

为园林冠名或点景就是对园林所追求的境界进行高度概括，或抓住园林景色的特点命名或题咏，以此抒怀寓意，营造特定的精神氛围，帮助涉园者领悟园林的意境，触景生情。既然园林也是修禅悟道的道场，禅僧们在为园林冠名和点景时，也往往利用佛教语录等，其中就有《碧岩录》。

据说圆悟住持湖南夹山灵泉院为僧众评述雪窦《颂古集》时，书“碧岩”二字悬于书房，门人辑录其评唱内容时因故题名《碧岩录》。夹山的开山祖师唐代的高僧善会曾书“猿抱子归青嶂岭，鸟衔花落碧岩泉”，以示悟禅达到的一种自由自在境界。“碧岩”因以上两层关系也就有了特殊的含义。日本禅僧们在给园林景石冠名时，选中的就有“碧岩”两字。在西芳寺、天龙寺、金阁寺、光前寺园林中都能看到“碧岩石”。禅僧们如此冠名景石，显然旨在藉此追求开悟的境界。

日本禅寺园林中的泉池往往称作“曹源池”。如梦窗国师在京都开创天龙寺时，曾选定龟山十境，其一便是曹源池。曹源意为曹溪之源。曹溪是六祖惠能弘法37年之处，为弘扬禅宗的基地，故也被用来指代惠能。自六祖开始，禅宗发展为五家七宗，但这些禅宗流派归根溯流却无不源自“曹溪”的一滴水。所以说禅之真髓、正传的禅法就是“一滴水”。有关“曹源一滴水”的说法，《碧岩录》和《五灯会元》等禅宗典籍中都可看到，但相对而言，前者在日本的影响理应大得多，尤其是在那些“志在烟霞”的禅僧（如梦窗国师）中更是如此吧。在《碧岩录》中，圆悟禅师先后两次（第七、三十五则）以法眼宗的祖师法眼禅师与禅僧的对答（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sup>11</sup>）来说明如何才能真正开悟。禅僧们用曹源给泉池冠名，既表示对源流的归根，也是借此公案希冀早日悟道吧。出于归根溯流的目的，日本更有直接冠名曹源寺的。这便是位于冈山市的临济宗禅寺。该寺深处有泉池式园林，池名也正是曹源。

还有得名于《碧岩录》词句的庭园。京都天龙寺塔头弘严寺石庭名“虎啸”。此名正是出自《碧岩录》第九十九则，“垂示：龙吟雾起，虎啸风生。出世宗猷，金玉相振。通方作略，箭锋相拄。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么人境界？”<sup>12</sup>意为一个宗师说法的理想境界，就像龙吟云起，虎啸风生那样，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不仅是园名，园林的景石也有冠名为“虎啸石”的，这在《梦窗流治庭》（约1797）中有记载。<sup>13</sup>园林的

<sup>11</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49，230页。

<sup>12</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572页。

<sup>13</sup> 上原敬二编《余景作庭图：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筑山山水传：梦窗流作庭》日本加岛书店，1975年，

设计者如此为园林和景石冠名，也许寄予了达到“遍界不藏，远近齐彰，古今明辨”境界的美好期望。

京都龙安寺为临济宗妙心寺派寺院，现在使得该寺闻名海内外的则是其充满神秘色彩的“石庭”。一进入通往“石庭”的门厅，迎面为两个巨大的毛笔字“云关”。此名源自《碧岩录》第八则，举：翠岩夏末示众云：“一夏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岩眉毛在么？”保福云：“作贼人心虚。”长庆云：“生也。”云门云：“关。”

正如圆悟所评：云门大师，多以一字禅示人。虽一字中，须具三句。云门云：“关。”不妨奇特，只是难参<sup>14</sup>。“云门关字”也就一直成为禅僧们试图参透的公案。龙安寺石庭充满玄妙神秘气氛，长期以来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解读造园者的真意。其实，这答案也许就在进门之处，只是跟其他公案一样，其传递的消息又岂是凡人能够参透的？

从以上可知，日本园林中的“碧岩”、“曹源”、“虎啸”、“云关”等园名或景名均源自《碧岩录》，禅僧们通过为园林及其景点冠名，将《碧岩录》的思想渗透到了园林的各个方面。值得强调的是，传入日本的佛教典籍和禅宗语录甚多，日本土生土长的众多禅宗大师留下的语录也不少，但直接以其名称为景石冠名者大概也惟有《碧岩录》。日本园林与此书结缘之深，在此也得到进一步证明。

#### 四、《碧岩录》与园林的置景

通过造景可以彰显园林主题，表达造园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日本古代的造园者在设计园林时，也常利用佛教思想和典故经行造景，这就包括《碧岩录》的公案等内容。

在日本古今园林中，无论是枯山水园林还是泉池园林中的瀑布的造型，通常都为龙门瀑布。鲤鱼跃龙门的传说流传日本的途径当然很多，但是，值得强调的是，最早把此造型引入园林的是镰仓时代的禅僧，从《碧岩录》来看，鲤鱼跃龙门之说在第七、六十、九十五则出现过三次，出现频率之高足以说明雪窦禅师在诲人以道时特别喜欢引用此典故。既然《碧岩录》被禅僧奉为至宝，而龙门瀑布造型出现得最早和最多的又是禅寺园林，那么就有足够理由相信龙门瀑布进入日本园林源自《碧岩录》的影响。

雪窦禅师在诲人悟道时往往直截了当，形象生动。在《碧岩录》中，禅师是在形容参禅达到大彻大悟状态或解悟的真正境界时，使用鲤鱼跃龙门传说的。如其在第七则颂道：江国春风吹不起，鸚鵡啼在深花里。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岸夜塘水。圆悟禅师对后两句评到：禹门三级浪，孟津即是龙门，禹帝凿为三级。今三月三，桃花开时，天地所感，有鱼透得龙门，头上生角鬣尾，拿云而去，跳不得者点额而回。痴人向言下咬嚼，似岸夜塘之水求鱼相似。殊不知，鱼已化为龙也。……雪窦颂得极巧，不伤锋犯手。

雪窦在第六十则颂中又云：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圆悟禅师评：盖禹门有三级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涨，鱼能逆水，而跃过浪者即化为龙。雪窦道纵化为龙，亦是徒说。“烧尾者不在拿云攫雾”，鱼过禹门，自有天火烧其尾，拿云攫雾而去。雪窦意道，纵化为龙，亦不在拿云攫雾也。“曝腮者何必丧胆亡魂”，《清凉疏序》云：“积行菩萨，尚乃曝腮于龙门。”大意明华严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诣，独如鱼过龙门透不过者，点额而回，

84页。

<sup>14</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54页。

困于死水沙碛中，曝其腮也。雪窦意道，既点额而回，必丧胆亡魂。<sup>15</sup>

禅之修行与鲤鱼拼命挑战三级瀑布相同，只有跃上顶级才能大彻大悟。依据这一命题，禅僧们在园内叠山置石时，很喜欢叠三级龙门瀑布。日本古典园林龙门瀑布造型一般分上中下三级。在第一级或瀑布之下还须置一小块长石，称鲤鱼石，并呈跃跃欲上窜之势，比喻鲤鱼。这种龙门瀑布造型在当时的园林中用得较普遍，在现存的园林中，有龙门瀑布造型的也比比皆是，其中大多在禅寺或早先是禅寺的园林中。它们是天龙寺、金阁寺、西芳寺、劝持院、光前寺、东林寺、龙潭寺、根来寺、金刚轮寺园林等。天龙寺、西芳寺、金阁寺的造型最为著名，被称为三级瀑布造型的白眉。除了龙门瀑布造型外，还有借此为景石冠名的。根据《梦窗流治庭》（约1797）记载，作为景石，日本园林中还置有龙门石、点额石<sup>16</sup>。这些景石应该都与鲤鱼跃龙门的典故有关，其作用跟鲤鱼跃龙门的造景异曲同工。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熊本县菊池市的碧岩寺建于室町时代，长期荒废后1994年修复，在庭园中人们发现类似天龙寺和金阁寺的瀑布造型的龙门瀑布。庭园的设计者为九州名门菊池家族第20代菊池为邦。而为邦座右之书正是《碧岩录》。据考证，庭园是根据《碧岩录》书名的由来进行叠石造景的<sup>17</sup>。

造园须筑山，无山难成园。作为叠山之一的龙门瀑布在日本园林中往往就是主要景物。在园中，它不仅仅以视觉美与造型美引人入胜，也许更是禅僧将祖师教诲物化而藉以悟道的一种特定形式。因此，龙门瀑布进入日本园林后被赋予了浓郁的禅韵。

## 余论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日本的禅僧们把园林直接当作修禅的道场，通过整体设计、冠名、点景、置景等方法把《碧岩录》的公案或祖师语录融入园林，使得抽象的文字说教通过园林等到了物化。禅宗以彻见本来面目为终极关怀<sup>18</sup>，这种直接把公案等具现于园林的意匠，也许是日本禅僧们希望籍此开悟入境的一种努力，也许是日本禅僧们为重现“本来面目”所做的一种“另类”尝试。

当然，《碧岩录》对日本园林的影响，可能远远不止这些。例如，大仙院的设计者临济宗高僧古岳宗亘（1465-1548）便是圆悟禅师和《碧岩录》的崇拜者，从大仙院园景中应该能找到《碧岩录》影响的痕迹。再例如石头灯笼是日本园林的标志性景物，最早把石头灯笼引入茶庭的是与禅结缘极深的茶人，而在禅宗的公案中，灯笼常常喻无情、非情之物或以本来面目而呈现之物，表示无我无心的悟境。《碧岩录》中灯笼一词出现频率很高，达14处。还有，露地一词在《碧岩录》第九十四则中也有出现。如前所述《碧岩录》对园林影响甚大，因此，把灯笼和露地等在园林的使用归功于《碧岩录》影响也自有其道理，但本文还是做了舍弃，尽量把考察的范围限于直接影响之内。

在探讨园林与文化的关系时，有些现象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比如说，对于袖珍

<sup>15</sup> 圆悟编著、许文恭译述《碧岩录》华夏出版社，2009年，49，364页。

<sup>16</sup> 上原敬二编《余景作庭图；嵯峨流庭古法秘传之书；筑山山水传；梦窗流作庭》日本加岛书店，1975年，84页。

<sup>17</sup> 斋藤忠一监修《「日本庭園」の見方》小学馆，2002年，68，69页。

<sup>18</sup> 参见吴言生“论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晋阳学刊》1999年第3期。

园林，即可以禅学的“芥子可纳须弥”、“以小见大”的观念来解释，也可用日本国民性的缩小志向来说明；对于石庭大面积使用白砂造景，“一即多，多即一”的禅理和水墨画的余白法都同样能说得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过，如果无法知晓造园者的本意，那所有的解释恐怕也只是评论者自己的揣度。这种对园林文化的解读，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扭曲和变形”也就在所难免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像后人试图从各种角度去解读《红楼梦》一样，很多观点恐怕连作者自己也始料不及。

所幸，通过《碧岩录》对日本园林产生的影响，我们在日本园林中可以轻易找到禅宗与园林的交叉点，可以看到将叠山理水视为修行悟道的日本禅僧如何将《碧岩录》的公案等直接化入园林，看到日本的禅僧们通过自己的理解，在使园林与禅宗发生关系时，就像禅宗所显示的宗风那样，简洁、率真、明快、直截了当。